

普京在公开场合以茶代酒形象引人注目,总统的代言让茶文化走进人们视野

在俄罗斯,喝茶才是正经事

■本报记者 刘畅

7月20日,中俄茶文化节在俄罗斯卡累利阿共和国彼得罗扎沃茨克市举行。来自中俄两国的友人品尝了卡累利阿、圣彼得堡和中国的各类茶饮,活动期间,茶客还体验到了中俄两地茶俗的异同。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的故乡,却鲜有人了解在俄罗斯,茶也是最受喜爱的饮料。在G20大阪峰会晚宴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轻轻捧起一只保温杯抿上几口甜茶的形象意外走红网络,让人们不禁对俄罗斯的饮茶习惯产生了好奇心。

人们常说,西方人开放,精力旺盛,崇尚自由与活力,性格就像酒一样。而东方人冷静、稳重、理智、坚韧,性格似茶。生活在欧亚大陆文明交汇处的俄罗斯人,性格中既有烈酒般的豪爽与硬朗,亦有香茗的清澈与香甜。

俄罗斯人不可一日无茶

俄罗斯人不可一日无茶。古谚有云:不求伏特加,而求喝茶。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曾说过:“我需要喝很多茶,因为没有它我就无法工作。茶会唤醒萦绕在我灵魂深处的灵感。”

与其他很多国家一样,俄罗斯的茶也是从中国引进的,俄语中的“茶”(чай)和中文的发音几乎相同。

在元代,随着蒙古人的远征,中国的茶文化随之远播。但是之于俄罗斯人,第一次接触到茶,却是明朝时候的事情。史料记载,明朝穆宗年间(1567年),两名哥萨克首领彼得罗夫和亚雷舍夫来到中国,第一次喝到茶水。回国后,他们向当时的沙皇和贵族描述了这种来自遥远东方的神奇饮品。不过可能未有切身体会,这段描绘并未引起沙皇的兴趣。

直到1638年,俄国宫廷才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茶。当时,受沙皇之命,俄国使者斯特拉科夫前往蒙古拜见可汗,并带去了珍贵的紫貂皮作为礼品,作为回礼,可汗回赠了4普特(约64公斤)的砖茶。使者带回圣彼得堡后,沙皇命人砌成茶水请贵族品尝,众人饮后纷纷称赞清香扑鼻,自此,俄人开启了饮茶的历史。

只不过和现在“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同,当时茶叶在俄罗斯是典型的进口奢侈品,只有贵族和富人才能喝到。也正因要满足贵族阶层的需求,俄清之间的茶叶贸易由此展开。

乾隆年间,茶叶开始大量输入俄国,俄国的茶叶市场也从莫斯科扩大至外省,到19世纪,饮茶之风在俄国各阶层盛行,茶开始成为大众饮品。

而随着茶的普及,茶迅速“俄罗斯化”。和中国人泡一杯香茗解渴提神、或沉思冥想不同,俄罗斯已经把茶融入日常的饮食当中。他们不仅分喝上午茶和下午茶,有时直接将茶取代三餐中的一餐,或是三餐之外的加餐,俄罗斯人最钟情的茶类是红茶等酹茶,同英语一样,俄语对红茶的字面翻译也是“黑茶”之意,大概也就是取其色泽和浓度以命名。

俄罗斯人偏爱甜茶,在饮红茶时,通常会加砂糖、蜂蜜、柠檬片,有时也会添加香草、果酱或牛奶。此外,还常常佐以大盘小碟的蛋糕、饼干、面包和奶渣饼等“茶点”。在乡间,“黑面包+甜茶”经常被用作待客的标配,这种吃法有时也被用来判断食客是否是地道的俄罗斯人。

俄罗斯拥有独特的茶饮文化

在三百多年的饮茶史上,俄罗斯还形成了独特的茶饮文化。“茶饮”相当于中国的茶具,在俄罗斯,有“无茶饮便不能算饮茶”的谚语,茶饮往往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器皿,人们外出旅行或至乡间木屋度假时,也是必带之物。

茶饮被称为“桌上将军”,其发展历史是随着茶叶的普及流行的。1730年,乌拉尔地区就出现了略显简陋的铜制茶饮,18世纪下半叶,茶饮开始流传开来。其中最为流行的是图拉

地区,被誉为“茶饮之都”,俄罗斯甚至歇后语有云:不必自带茶饮去图拉。意为“多此一举”。

和中国茶具多用陶或瓷不同,俄罗斯茶饮由银、铜、铁等金属原料制成,外形如立锅,有球形、桶型、花瓶状、酒灌状,上绘有斑斓的色彩和图案。中间竖一金属圆筒,筒中放炭,用以烧水煮茶。茶饮内部安有炉膛,正面装有龙头,以便开水流淌。后来茶饮功能渐丰,甚至类似“微型厨房”,茶的炉膛分隔多层,可煮水、煮茶、煮汤,功能一应俱全。

除茶饮外,整套的茶具还包括茶壶、茶杯、杯托、茶碟、茶匙、糖块捏夹和糖棒等。物什完备之后,便是沏茶了。

俄罗斯传统的沏茶方法是,先将干净的茶壶用滚烫的开水涮后晾干,放入

茶叶,加入一小块砂糖以让茶叶舒展,然后倒入开水,蒙上餐巾,放在茶饮的壶托上静置5分钟左右。喝茶时,主人先将茶壶里的浓茶倒入茶杯,然后至茶饮续入滚水,依据食客口味,加入不同程度的开水调整浓淡,再加入糖、奶或柠檬片。这个过程中,讲究两点精髓:一是无论是初泡的茶汤还是调味的白水都必须是不间断翻滚的开水;第二就是所有的茶叶只泡一遍,以确保茶的浓度。

茶浸润着俄罗斯的民族性格

人们常常说,从茶性可以感悟人生,中华民族性格中的恬静和淡雅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被数千年的茶文化浸润出来的。同样的,俄罗斯人热情好客的民族性格也受到了茶文化的熏陶。



2015年8月30日,俄罗斯索契,总统普京与总理梅克尔在一起喝茶吃早餐。

视觉中国

普京要为俄罗斯“禁酒令”代言

■本报记者 刘畅

G20大阪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捧起一个保温杯的片段被摄影师抓拍并通过媒体扩散后,瞬间在中国成为网红。事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普京保温杯受到追捧一事”做出回应,他声称自己感到吃惊,“因为总统一直用这个杯子喝茶”。众所周知,普京并不嗜酒,而且是一个非常注重健康的总统。

无独有偶,5月23日,在克里姆林宫举办的2019年度俄联邦国家奖章颁奖典礼上的庆祝宴会上,普京与嘉宾们欢聚一堂,频频举杯庆祝。但从现场的画面中却发现,普京实际上滴酒未沾。离开现场时,他将没喝的酒杯随手放在了主席台上。

除了自己不喝酒,普京还对“战斗民族”的嗜酒传统不以为然。要知道俄罗斯因酒致死人数占世界首位,酗酒被称为俄罗斯人的“死亡火车头”。世界卫生组织(WHO)2014年曾发布一份关于酒精和健康状况的全球报告,在饮酒排行榜中,俄罗斯位列第四(仅次于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和立陶宛),酒精消费量为每人15.1升,这比世界水平6.2升高了两倍多。

有报道称,由于酗酒,俄罗斯人面临各种疾病和意外的威胁:酒精中毒、肝硬化、交通意外、自杀。其结果是俄罗斯在所有大国中人均寿命最短。

据俄罗斯卫生部2016年的统计,俄罗斯1/3的成年男子和1/7的成年女子“喝酒上瘾”。在俄罗斯,每年30万起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有70%死于酒后驾车。2016年12月,俄罗斯西伯利亚城市伊尔库茨克市更有大批民众因把廉价的含酒精沐浴产品当成饮用酒的替代品饮用,造成60人死亡。

因为这件事,普京震怒,他随即下令严禁伏特加的替代品,采取措施限制酒精含量超过25%的化妆品和药品的生产与销售。

此外,俄联邦政府还展开了严格的酒精管控:禁止在互联网上宣传酒精饮品广告;酒精生产设备需要严格登记;禁止携带超过10升没有商标的酒精产品;晚11点至早8点间禁止出售酒精饮料。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莫斯科市将实行一项新的规定:在比赛日和比赛前一天,禁止在某些区域销售和饮用烈酒,甚至禁止销售玻璃瓶包装的饮品。普京为推行禁酒令,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多生孩子少喝酒”。

在历史上,俄罗斯并非一直存在饮用烈酒的传统,14世纪以前,当时的俄罗斯人最常饮用的酒精饮料是用蜂蜜酿造的低度蜜酒。1386年,当热那亚使者带着一瓶由黑麦、小麦、大麦制作而成的蒸馏酒来到莫斯科时,人们才第一次尝到后来被称作“伏特加”的“生命之水”,这种“生命之水”由于口感清爽、回味无穷,在往后的历史动荡中,渐渐成为俄人的饮食风俗。在俄文中,伏特加(Водка)是对“水”(вода)的爱称,可见俄罗斯人对它的热爱。

不过根据研究,除了满足腹欲之求和抵抗严寒之外,俄罗斯人钟情伏特加,很大程度上是被政策塑形的。伏特加刚刚传入俄罗斯的时候,它还只是一种贵族饮品,当时为了保护本国的蜜酒,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禁止平民饮用伏特加。到了1533年,伊凡雷帝开设皇家酒苑之后,为增加财政收入,伏特加的售卖权被收归国有,彼得大帝“西方化”以后,为了给俄国对外战争提供财政保障,他开始带头饮酒。逐渐地,在以沙皇作为榜样的前提下,民间豪饮之风渐盛。

与此同时,民众的经济、健康以及社会问题接踵而来,于是俄罗斯历史上出现了多次的禁酒运动,其中最著

名的包括1914年7月的“清醒运动”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全面禁酒令”。“禁酒”也逐渐成为一个政治话题。不过,这些禁酒运动最后都未能成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伏特加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某种意义上还承担“货币”的角色,在多次的“禁酒/去禁酒”的循环中,民众反而强化了对伏特加的认同感。

从这个角度来看,2016年的假酒致死事件也能找到合理的解释,除了商贾利欲熏心之外,2014年以来由于乌克兰危机,俄罗斯经历西方的严厉制裁,经济陷入危机。由于经济不景气,2014年8月,伏特加最低售价从2010年的89卢布推高至220卢布。而当时许多地区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卢布,这意味着一个月不吃不喝也只能买30-40瓶伏特加。因此对许多酒鬼来说,价格低廉(250毫升60卢布)的酒精沐浴液成了很好的选择,只不过,这种选择是以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的。

如今尽管普京为俄罗斯人树立了一个自律的榜样,但在经济发展滞缓的情况下,伏特加与国际财政的深度捆绑让“禁酒令”执行起来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经济学人》8月17日

全球市场的焦虑

今天,全球市场中占主导的情绪是焦虑。最突出的表现是人们对政府债券这种最安全资产的惊人需求。在德国,本周数据显示,从不定期存款到30年期债券的利率一路走低;在瑞士,利率下跌甚至波及了50年期的债券;在美国,10年期的债券利率甚至低于3个月的存款,这些都是经济下行的预兆。

但到目前为止,全球经济衰退仍是一种恐惧,而非现实,世界经济仍在增长。但为什么市场如此焦虑呢?

首先是因为公司和市场正努力克服不确定性,尤其是克服贸易战带来的伤害;其次是中央银行的焦虑,7月,美联储十年来首次降息,随后巴西、印度、新西兰和泰国的央行都降低了基准利率。

目前有三个信号值得关注:首先,美元是风险偏好的晴雨表,越多投资者购进美元,说明他们看到了之后更多的市场风险;其次是贸易战的进展;第三是关注美国的企业债券收益率。



《旁观者》8月17日

新欧洲的政治标签

在这次意大利的政局动荡中,萨尔维尼貌似将成为意大利的“政治之王”。他领导的联盟党与其合作伙伴五星运动分道扬镳,对于萨尔维尼而言,赢得大选的可能性极大。联盟党是一直被描述成“极右翼”的政党,但这是真实描述意大利的词汇吗?

现在,欧洲的变化是深刻的,但是,将每个炙手可热的政党都描述为“极右翼”,并不利于理解发生在欧洲的变化。把支持开放边界政策的政府称作“中间派”,而把挑战这种政策的政党称为“种族主义”“极右翼”,这种说法是武断的。

如今的欧洲,有几个党派的确应得到“极右翼”的标签,如希腊的金色黎明党和匈牙利的尤比克党,因为他们崇拜过去极右的任务,渴望推翻民主机构,愿意参与街头暴力。

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正在被民族主义者领导,如果把它们都视为出格的极右翼或极左翼政党,我们将失去很多盟友。而且,极左和极右并非一成不变的标签,政党的政策也会发生转变。



《时代》8月25日

利尔·纳斯·X

利尔·纳斯·X,一个20岁的说唱歌手和词曲作者,一年以前,从大学辍学的他在姐姐家的地板上睡觉,但今年,他的单曲《老城路》突然在网上蹿红并出人意料地成为史上霸榜时间最长的音乐单曲。该单曲融合了两项诠释美国音乐基因的元素,即乡村音乐和嘻哈。

尽管热门歌曲可能并不代表什么,但纳斯的崛起代表了美国文化中的重要一刻。哥伦比亚唱片公司CEO罗恩·佩里评价道:“他能够打破文化障碍以及预先存在的音乐类型概念,他对自己的艺术保持了真诚和真实。”

行走世界

■张严峻

降落 在明斯克机场时,雅罗斯拉娃坚持要来接我,尽管这里停了不少等候的出租车,车身上写有醒目的订车电话。

四年前,我曾在明斯克度过了半个冬季。那时白俄罗斯还在使用2000年发行的旧币,人人身携“巨款”,我常常揣着十几万卢布去留学生宿舍楼下的超市打酱油、买牛肉。待收银员报完长串数字,只管将钱包敞开大口朝向收银员,说句“请直接取吧”,她便迅速从里面抽出几张五颜六色的纸币,再将找回的零钱一股脑儿地塞回来,从而完成了一次寻常采购。

抵达旅店时已近傍晚5点,天色正暗下来。这家名为“胜利40年”的旅店距胜利广场不远,汉语直接套用俄语语音:40雷特波迪。客房布置成苏联学

明斯克:冰雪之上,静谧悠远

生公寓的式样,倒与酒店名称十分契合:一把老式钥匙、一盏喇叭花形壁灯、一台“大屁股”老式电视、一张1.2米宽的软垫小床。从阳台望出去,刚好能看见不远处的阿尔基公园里的巨大摩天轮。

正赶上大暴雪,环卫工人来不及清扫。我计划穿过高尔基公园去市中心闲逛。虽已不是第一次来到北国,但我仍恐惧的仍是被新雪覆盖的厚实冰层。清晨的公园没什么人,寒风刺骨,一个全副武装的青年在草坡上滑雪,拄着拐杖的老人面色怡然地走在薄冰上。斯维斯拉河在这里打了一个弯儿,斜穿而过。冬季一到,栖息在这儿的鸭子便被明斯克

人喂得圆润可爱,扑棱着翅膀在破碎冰面来回游荡。

位于明斯克“下城”的“特罗伊茨科耶郊区”在十世纪时处于城市边缘。这些十九世纪的木屋和街道,侥幸躲过了二战的炮火,如今成为了明斯克为数不多的战前历史遗存。巷子里藏着不少有趣的门店,展示18世纪老剃头的地下博物馆、挂着旧招牌的甜馅饺子店、年轻艺术家常光顾的手作集市、寄售旧明信片的二手书店等等。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华为的大屏广告,雅罗斯拉娃晃着她的小米手机说,其实还是小米更受白俄罗斯人喜爱。

为庆祝白俄罗斯从德国法西斯占领下解放75周年,街道两旁早早早起五彩丝带;纪念二战胜利的方尖碑下,长明火在雪中燃得很旺;涅米加街的十字路口,橘色灯光映出巨幅浮雕,远远就能望见楼顶尖立着的大字:光荣属于胜利者。

四年前的冬天,我就常常到雅罗斯拉娃和阿霞家做客。雅罗斯拉娃主攻经济学,从表面上看,她不太像典型的白俄罗斯人,理性又腼腆。每年夏秋季,她和全家会在名为“达恰”的乡下别墅小住半月。小院里养了不少蜜蜂,近水楼台,我便时常能尝到新鲜的蜂巢和蜂花粉。阿霞的新公寓在明斯克城郊,70平

米,月租400美元。从市区坐迷你巴士一路过去,窗外是大片萧瑟的白桦和薄雪覆盖的湖泊。她养了一只会盯着镜子发呆的猫、一只喜欢吃姜饼的小狗,卧室床头还放着我之前送她的羊年剪纸。学设计的阿霞有一个混乱的工作台,堆放着马克笔、手绘板、用剩的布匹和未拆封的油画颜料。和不少心灵手巧的白俄罗斯姑娘一样,她喜欢在咖啡屋和地铁口练习速写,为朋友准备精致的新年礼物,自己做慕斯蛋糕和巧克力甜品,偶尔织毛衣,把红白相间的民族花纹绣在衣襟上。对白俄罗斯人来说,气温低至零下二十摄氏度度时,最好的选择就是走进街边小店,点一块芝士蛋糕,喝上一杯红茶,或配一杯甜腻腻的热巧。透过落地窗,穿着毛皮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明斯克阿姨们三三两两在街边拐角,多数时候只是静静站着,偶尔轻声叫卖着篮子里的水果、鞋袜、围巾和衣裳。